

成牧者：教養、修養、牧養*

鄧紹光

一、

牧者的文化修養如何可能？文化修養並非一自身圓是的活動。文化修養之所以可能，必須預設文化教養作為必要條件；而牧者的文化修養則必然觸及牧者的本質性使命：牧養，牧養應當是修養的完成。以文化修養為中心，向後逆溯即有文化教養，向前順推，則為牧養文化世界；教養、修養、牧養即形成一個三連環的關係，彼此不能分割。尤值其得注意者，此三環節跟文化世界均有緊密的關係，文化世界既作為教化養育之境域，便亦為被更新變化以致能成為生生不息的場所；牧者與文化世界之間實有相互建立的關係，具體表現於教養、修養與牧養的環節中。

二、

首先需要指出的是，根據現代哲學，特別是現象學的研究結果，文化世界是先於物理世界的。這看來跟我們的常識不符，然而剛剛相反，這是最符合常識的。文化世界就是我們當下生活的世界，是沒有主客對分的，而是互動的結構，

* 本文原發表於1997年2月21日香港信義宗神學院一個以「徘徊十字路口的牧者」為主題的專題聚會上。

人與人、人與物之間並非認知的主客關係，而是互為主體，打成一片：是活生生的，而非死寂寂的。物理世界、科學世界、科技世界乃是後起的，乃是由生活世界及文化世界衍生出來的。正如當筆者手執鉛筆疾書講稿之時，這筆就跟我打成一片，我並不會有興趣去探問其物理結構，化學成分，在使用中，鉛筆之所以為鉛筆就表現出來。甚麼時候我會以知識主體的身分去看待這鉛筆而視之為知識客體呢？只有當我發現它不能發揮其功能時，我才會思考何以如此；是它的化學成分出了問題，如石墨異化，或是物理結構受到破壞，如筆心斷裂，諸如此類的問題即把原來的生活世界、文化世界轉變成物理世界，科學世界。可是，這問題一旦解決了，另換一枝鉛筆，則又恢復原來的活生生，彼此打成一片的世界。

在這一根源的世界，人與世界不是相分的，不是互為外在的，其關係猶如魚跟水，魚不能離水而活，人亦如此，世界如水般養育人，並且，世界也不是離開人而獨存的，即沒有獨立於人以外的世界。當然，這世界是指生活世界、文化世界，因而是跟人並起、一時並存的。人活在並參與這世界，世界的出現、生化藉賴其中的人。的確，這世界當如《莊子》七篇中第四篇之篇名：〈人間世〉。人乃世界中的人，世界乃人間的世界。

雖然人與世界是相生相長的，但在此，我們特別有興趣的，是人在此文化世界中被教養成人。文化世界實質乃是縱橫交錯而成的世界。所謂「縱」「橫」乃是指歷史傳統的累積與社群關係的總合。換句話說，文化世界同時具有歷史向度 (historical dimension) 與社群向度 (social dimension)，這兩個向度都同時綜合於當下的文化世界，事實上，離開此文化世界，亦別無歷史傳統與社群關係。因此，當人活於此文化界之中，無疑地，便是活在歷史傳統及社群關係之中，而此

「活在」實亦同時是被「教養」、被「教化」、被「養育」而得以活在其中。由此而言，人被教養而成人，則此人自然亦成為歷史的人，社群的人。

上述是從人的存有結構來說的，在現實上仍不礙人可有非歷史非社群的種種表現。相對於存有結構的本然狀態而言，此亦只是一種非本然和失真的表現。這裡同時透露了一個信息：人在這文化世界中被教養並非終極圓滿的結果，因人尚在不自覺的階段，他雖浸淫在文化世界之中而受其滋養，但仍未自覺其本身在存有結構上乃是歷史的人、社群的人，亦即未自覺人之歷史結構與社群結構所要求自己活出這樣的本性。另一方面，文化世界於此階段亦只是形式地決定人之歷史性與社群性，並未能在內容上，素質上必然地教養其成為歷史的人、社群的人，這是因為文化世界本身仍未達致形式與內容的統一，當中尚有許多非歷史、非社群的元素在內，有待更新轉化以臻圓滿。與文化世界圓滿之同時，亦為人之圓滿，因為二者是相生相長的。

即使如此，人之所以為人，於此已被決定為一歷史的人，社群的人，故此問題即在於如何「活出」這存有的本性，從而真正成為人，這就是文化修養的工夫。於此，文化修養並非可有可無的。

三、

從文化教養的背景來看文化修養的重大意義，乃在於此活動並不是抽離的實踐。這講法的意思是：首先，沒有人可脫離文化教養而有文化修養，即文化教養使文化修養成為可能，文化教養乃文化修養的活水源頭。因此，文化修養的實踐活動根本就不能離開文化世界而進行，沒有人可以離群獨居，不食人間煙火而作文化修養。更值得注意的，這「不能

離開」是表示活潑有機的關係，這就反對、批判以文化世界為客觀研究的對象，或商品化之以牟取利益。雖然文化修養是一個自知自覺的行動，但這並不表示我們需要採取一種主客對峙的格局來看待彼此之間的關係。反之，文化修養裡對話的過程，是人與文化世界有意識的交往。這樣，彼此交往、對話就預設雙方均以主體的身分出現，彼此地位相等。

因此，文化修養是在這種關係中批判地和有選擇地吸取養料而化育自己。跟文化教養不同，人的自覺意識使人不再照單全收，純粹由所生活的文化世界塑造、決定其內容，這種自覺意識讓人可以擺脫意識形態的制肘，不再完全受制於過去。這舉動點明了人的超越意識與能力，即人有一超越過去與當下的要求，但是這種超越並非一種空間性的抽離，也不是一種跟過去和現在斷絕關係的分割，而是在過去和現在的基礎上更進一步，而非原地踏足。超越意識是一批判意識，批判並非完全的否定，而是揚與棄；既有發揚，亦有捨棄。人的文化修養實踐正是揚棄活動，藉此活動，人進一步豐富其自身的生命。是的，心若停留在一未知未覺的階段而任由文化世界教養成人，則其生命仍是不足的，因為未能排除文化世界中的糟粕。

當然，跟著我們便會追問：人何以能有此自覺超越的意識？若原來已活在文化世界之中，除非此文化世界本身具備超越批判的元素，否則，即無由生出此意識，更不能引發揚棄的實踐活動，即使我們肯定文化世界內具超越、批判的元素，我們仍然可以進一步追問：何以如此？如何可能？從神學的角度來看，這超越意識的出現，乃源於人與跟其本性完全有異的上帝相遇而得出的，人與上帝之間存有論上的差異 (ontological difference) 是人超越意識的根據所在。此差異使上帝以他者的身分出現，而作為分享上帝形象的人，彼此之

間亦同時存在一「我一他」(I-other)的關係，而正因這種關係，才使群體的建立成為可能，這也是文化世界何以具有社群向度的原因。並且，這他者的上帝同時亦揭示文化世界的終極去向，從而產生一種將來終末的意識，亦即超越意識，超越當下的現狀以邁向簇新的將來；終末的將來讓人有一距離批判過去和現在，而正因這距離才使歷史成為可能，這也是文化世界何以具有歷史向度的原因。

在對文化世界批判地吸收的行動中，人即自覺其為歷史的人與社群的人。在 *Shadow Land* 這部電影中有一句話：「閱讀使人知道他並不孤單」，同樣地，批判地閱讀文化世界，就會使人自覺地他是歷史的人、社群的人。這一份自覺知道，使人步出自己，自覺地投入文化的世界之中，不再只是不自覺地活在其中；經過文化修養而自覺地融入文化世界之中，可稱之為「牧養文化世界」的舉動。

四、

當提出「牧養文化世界」一語時，即叫人想起德國現象學家海德格 (M. Heidegger) 的名言：「人是存有的牧者。」廣義來說，任何一個人都是牧者，其牧養的對象就是那養育其成人的文化世界。「牧養」是甚麼意思呢？第一個意思是守護，守護文化世界使其不被扭曲——異化，或有如當代德國社會哲學家哈伯瑪斯 (J. Habermas) 所指的殖民化。所謂殖民化是指生活世界、文化世界為其所衍生的系統世界 (system world) 所侵蝕，喪失了原來的活潑生機而成為唯效率、唯效果的工具理性所主宰的世界。此世界是平鋪整齊的，非歷史和非社群的，當中的人猶如另一位批判理論哲學家馬庫色 (H. Marcuse) 所言的：是單面人 (one dimensional man)。

牧養的第二個意義是更新轉化文化世界、生活世界。守護是相對於外敵而言的，更新轉化則是就文化世界自身而言。這種轉化更新其實是跟隨著批判性的閱讀而進行的，只是針對的對象是文化世界本身，最終的目的是使其社群向度與歷史向度具體實現，消除當中非歷史、非社群的元素，以致文化世界的形式與內容能達致同一，從而使當中的人與物均能各得其位，各正性命。

從文化教養經文化修養至牧養文化世界，並非直線的，乃一螺旋形的不斷進程，其終結乃是歷史的圓滿，因此不在歷史之內。然而，在歷史之內，人都需要不息的實踐，從而使人成為人、物成為物，文化世界成為文化世界。

狹義來說，作為信仰群體的牧者，其直接牧養的對象固然是其信仰群體，然而，信仰群體亦非抽離文化世界而存在，故信仰群體本身亦當對文化世界實踐上述那種廣義的牧養工作，負起牧養文化世界的責任；而此信仰群體的牧者則首先有責任守護此信仰群體不被扭曲、異化或殖民化，否則即難進一步言守護文化世界。事實上，許多信仰群體的生活世界早已被系統化、科層化、組織化、淪為商業行政組織，成員之間只有層級隸屬關係，把活潑相交的生活世界全然扭曲成非社群的、非歷史的。此外，牧者亦有責任帶領信仰群體進行內在的自我批判，清除那些高抬獨自修行的自了漢之傳統心態，摒棄那些攔阻人走出自我進入他者世界的意識形態，並要解放那些只滿足現狀、但求平安度日的非歷史心態，從而使信仰群體能活出生活世界那種社群向度與歷史向度，在社群中和歷史中完成自己。這樣的論調並非把信仰群體約化為文化世界的一部分，而且文化世界的社群向度和歷史向度本來就是上帝對受造世界的心意，信仰群體作為屬上帝的群體，因此就需要活出這些本質。

從這樣的角度來看，牧者牧養信仰群體，其實最終目的乃是使之能牧養所生活的文化世界，使文化世界能活出上帝的心意。這樣，牧者雖直接牧養信仰群體，但最終仍是牧養這個文化世界，這樣，牧者方才成一牧者，然而，這仍然是個不息的實踐歷程。